

古装豫剧

葛嫩娘

河南人民出版社

古裝豫劇

葛 嫩 娘

栾縣豫劇團改編
白國華 李銀成執筆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鄭州

内 容 提 要

这个剧本描写了一个明朝末年的民族英雄的故事。

明末，清兵入侵，明帝昏庸无能，无力抵抗，淪亡了大好山河。这时有一个歌女葛嫩娘，便与情友整戎保国，奔赴战场。后来，嫩娘被敌所擒，她大骂敌人跳城而亡，表现了高贵的民族气节。

同时，剧本也頌揚了郑成功等具有民族骨气的人物，对于出卖民族的奸官败类也作了暴露和譏責。

(古装豫剧)

葛 嫩 娘

巩县豫剧团改編

白丽华 李銀成执笔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慶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号

河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2245

787×1092 1/32·1 $\frac{1}{2}$ 印张·31,000字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89册

统一书号：T10105·470

定价：(7) 0.15元

时 間：明朝末年。

人 物：葛嫩娘	楊 俊	郑芝龙
孙克威	王 胜	三丫环
美 娘	博 洛	院 公
鴉 儿	馬士英	四明兵
郑成功	刁 氏	四女兵
郑 母	張 文	四民兵
郑府院公	烏拉罕	四清兵

第 一 場

馬士英：（上，念）

当年芦凤为总督，
降职浙江做巡撫。

俺，浙江巡撫馬士英。自清兵入关以来，明朝識时务的官員都归順了新朝，保全了身家性命。眼看那清兵就要打到浙江，我該如何是好呢？（一想）不免将三太太請出，叫她与我拿个主意。人来！

院 公：（上）老爷有何吩咐？

馬士英：請你三太太。

院 公：有請三太太！（下）

（刁帶二丫环上。）

刁 氏：（念）吃的是猪羊鸡鴨，

穿的是綾羅綢紗，
使的是仆婦丫環，
耍的是奸詐刁滑。

（馬自顧沉思未見刁氏已入室，刁生氣地）喲！擺起你那官架子來啦！（示意二丫環）走，隨太太回去！

馬士英：（吃驚地）太太莫怒，太太莫怒！本撫我有心事在懷，不曾遠迎，誰敢在太太面前擺什麼官架子啊！

刁氏：呸！平白惹太太我生氣。坐吧！（馬坐）方才听你言道，你有心事在懷。可不知你有什么心事？

馬士英：太太你可知道，自山海关總兵吳三桂引得清兵入關，殺退了李闖王，攻下了北京城，不上四十天，大江以北全為清兵所有，如今直逼江南，沿路重鎮，望風披靡。想這杭州區區之地，定難幸免，怎不叫人愁悶？

刁氏：哼！老糊塗哇！

（唱）我也曾听得人言辨，
那清兵凶暴似虎狼。
所到之處無人擋，
守土官軍多投降。
浙江省縱有兵和將，
清兵到好似虎扑羊。
咱與其臨危把命喪，
倒不如早早作主張。
咱只管咱能把福享，
咱不管是明是清誰為王。

馬士英：太太所辨，正合我意。前日我已差張文先生前去打

探，等他回來再作商議。

院公：（上）稟老爺。

馬士英：請來。

院公：張文先生打探回來了。

馬士英：來得正好，太太迴避。家院，請張先生。

〔刁下。〕

院公：有請張先生。

張文：（上，念）

兩條腿東奔西跑，

一張嘴伶俐乖巧，

尋明路把身保，

免得那富貴榮華烟散冰消。（進門）

參見大人。

馬士英：免禮，坐下說話。

張文：謝坐。（坐下）

馬士英：打探之事快快講來。

張文：大人容稟：那清兵人強馬壯，過江以來，所向無敵。沿路文武官員，聞風歸順，仍不失其高官厚祿。

馬士英：噫！

張文：大人，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識時務者為俊傑。

馬士英：難道你叫我降順新朝？

張文：望大人三思。

馬士英：想俺馬士英原任蘆鳳總督，只因揚州督師史可法參俺一本，昏王听信謠言，貶我做個浙江巡撫。大明君臣待我無恩無義，如今人單勢薄，何不投順新朝，另尋出路？

張文：大人意欲歸順清朝，真來是開明遠見。不過杭州城中有不少刁頑百姓，却要死力抗清，更有些無聊文人，從中煽惑，大人不可不慮。

馬士英：為首者何人？

張文：別個不提，單說那孫克咸。

馬士英：孫克咸？

張文：正是。此人多讀詩書，廣有韜略，交游普遍，文武雙全，又與福建守將楊俊素常來往，此人不可小看！

馬士英：想他乃是個窮愁潦倒的讀書人，也不過盼望個升官發財。咱把他請過府來，許他個官做，自然會依從你我。等到大功告成，還不是任咱擺布？

張文：大人真是高才。事不宜遲，何不差人前去請他！

馬士英：家院走來。（院上）帶我一帖，去請孫克咸前來。

院公：領帖！（院下）

張文：大人，那孫克咸小子刁滑多變，可得謹慎一二。

馬士英：先生不必過慮。（韻白）權威重如山，富貴迷人心。

張文：（韻白）只要上圈套，

馬士英：（韻白）何愁事不成？

院公：（上）孫先生到。

馬士英：里边有請。

孫克咸：國難當頭，何日才除心憂！晚生孫克咸參見大人。

馬士英：孫先生何須多禮，請坐。

孫克咸：謝坐。大人相召有何見教？

馬士英：而今清兵過江，大軍壓境，時局緊迫，危在旦夕。

先生江南名流，必有萬全之策，因此特向閣下領教一番。

孙克威：大人！

（唱）大人你既然是不恥下問，
學生我就大胆剖腹直陳。
吳三桂賣國賊令人可恨，
好不該引清兵進我大門，
兵荒馬亂山河碎，
燒殺奸淫害黎民，
揚州十日誰能忍？
嘉定三屠寒透心！
鞭子兵渡江往南進，
腥膻遍地起烟塵。
馬大人巡撫浙江省，
上馬管軍下管民，
就應該火速一道令，
整頓隊伍激勵軍心，
遣兵調將去臨陣，
驅逐胡虜掃敵人，
衛國保家安百姓，
方不愧大明朝棟梁之臣。

馬士英：（唱）孫先生你把道理論，
我五體投地服在心。
怎奈是杭州城糧缺兵少，
怕的是保不住國土反損身。

孫克威：（唱）大人受過古人訓，
怎不知吃王俸祿報王恩？
你讀書可讀過“三字經”，

怎不知上忠君来下泽民？

張文：哎，哎，哎，孙先生！

（唱）孙先生固然是多有学問，
看起来还有些拘古泥今。
明朝的大勢去国祚已尽，
你可有換天手扭轉乾坤？
我劝你心活眼活寻活路，
可不要死头死脑走死門。

孙克威：（唱）听他辨罢暗思忖，
二贼操下卖国心。
我若不把他依順，
只恐一时我难脫身。
暗把主意安排穩，
推病离开是非門。（急捧腹裝病）
正辨話腹痛如油滾，
旧病发我这里难陪大人。
辞別了大人出府就走，
回家去再把巧計寻。（下）

馬士英：（唱）这小子不听忠言假裝病，
怕的是纵虎入山要伤人。

張文：（唱）大人何必心納悶，
这小子性命咱手存。

馬士英：有何高見何不早辨？

張文：大人，你我打算归順大清，若被他張揚出去那还了得！依小人之見，今晚夜靜更深将这小子杀死，然后放火烧毀他的住处，給他个死无照对，永无后患。

馬士英：此計甚好，立刻照計行事。

張文：遵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下）

馬士英：事不宜遲，不如修下降表，迎接清兵進城，倒是首功一件。待我修書，（出牌奏）家院走來。（家院上）
命你立即乘匹快馬，速將這封書信下到清營博洛帳下。

〔家院應，接書下。張文上。〕

張文：走脫孫克威，回稟夫人知。稟夫人，事不湊巧！

馬士英：怎麼樣了？

張文：孫克威這小子沒等我下手他就逃走了。

馬士英：逃走了？……他逃往哪里去了呢？（思索）

張文：啊！夫人，我倒想起來了。聞聽人言，他与金陵玉春院一妓女葛嫩娘平日交往甚好，想必到那里去了。不免我到金陵探聽他的住處，將他暗暗處死。

馬士英：此去多加小心！

張文：遵命。正是：

（念）任憑你跑到東洋海，
老子趕你到水晶宮。（下）

馬士英：（念）為保身家投清兵，
那怕別人罵祖宗。（下）

第二場

〔二幕外。〕

葛嫩娘：（上，唱）

玉春院每日里笙歌彈唱，
俺嫩娘却懷着滿腹愁悵。
我中華有外患內有奸黨，

連年間動干戈黎民遭殃。
可恨那清槩子進關掃蕩，
只鬧得烟塵起日月無光。
有許多忠烈士為國命喪，
留美名傳後世萬古流芳。
我的父抗清兵戰死沙場，
我的母城陷後盡甘而亡。
逃出城受不盡風霜磨障，
到金陵無投靠落此時光。
自幼兒受爹爹撫育教養，
又習文又練武志氣剛強。
父傳授好武藝常習不忘，
到花園去擊劍囑咐美娘。

美娘走來！

美 娘：（上，念）

身在烟花院，
琵琶共絲弦。

姐姐喚我何事？

葛嫩娘：姐姐心中煩悶，前住後花院游玩散心。客人來訪，
不要叫他們見我。可曾記下了？

美 娘：姐姐是不是又去舞劍呢？姐姐武藝這樣好還怕人見
嗎？

葛嫩娘：妹妹哪里知道：那樣一來免得惹事生非，再者免得
別人見笑。

（唱）非是不許別人望，
免得招風惹禍殃。

远处客人前来訪，
还望妹妹多帮忙。（二人下）

孙克威：（上，唱）

恐贼子暗地下毒手，
为解祸殃离杭州，
渴飲飢餐途路走，
观赏风景解忧愁。
山現奇景飞云岫，
青水悠悠往东流，
来往客人买卖做，
庄稼人儿把稻收。
眼看山河归贼手，
辛勤的收成一旦休。
催馬來在玉春院，
勒住馬头把轡收。

鴛儿可在？

鴛儿：（上，念）

忽听有人喚，
客人到門前。（出門）

孙三爷来啦！快請进来吧！美娘！

美娘：（上）媽呀，喚我何事？

鴛儿：孙三爷来啦，赶快打杯茶来！（牽馬下）

美娘：喲！好希罕哪！啥风把三爷刮来啦？三爷坐一会儿，待我下去捧茶。

孙克威：不用。我来問你，嫩娘哪里去了？

美娘：（思索）嫩娘……她在后院，待我去喚她来。（下）

孙克威：（自语地）她在后院，哦，我就去去能有何妨？（下）

張文：（鬼鬼祟祟地上）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跟着跟着不見人。（見鴛）

鴛儿：客人从哪儿来？要找人嗎？

張文：（仓惶地）找人，找人，你們这里可有个孙克威么？

鴛儿：有个孙三爷，大号克威，刚在这里落脚，連杯茶还没喝哩。要找他，改日再来吧。（关门下）

張文：好，果然不出所料。不免先回禀馬大人知道，再好行事，大料他也难出我手。正是：

（念）挖下陷坑捉猛虎，

准备弯弓打鸚鵡。（下）

〔二幕开，現花园景。嫩娘在舞劍，美娘、克威躲假山后。舞至精妙处，克威不禁失声喝采，为嫩娘发觉。〕

孙克威：好劍法！好劍法！

葛嫩娘：原来是孙公子！好久不見啦，你可好啊？

孙克威：大家都好，你的劍法更好啊！

葛嫩娘：好难見的金面哪，我当你就不会再来了呢！

孙克威：可別这么說，实在是沒有空儿。

葛嫩娘：这两个月沒見（打量孙），人瘦了。可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嗎？

美娘：姐姐陪三爷談一会儿吧，我去設筵好与三爷接风。

（下）

孙克威：没有什么。你我相处日久，我只知你精通琴棋，却不知娘子还精通劍法。这劍，可惜我一看吧？

葛嫩娘：夸奖了。劍法平常得很，实在没有什么精妙之处。

(遞劍)

孫克威：(接劍)這口劍實在好極了，是祖上遺留之物吧？

葛嫩娘：噯，提起這口劍實在叫人一言難盡呀！

(唱)這口劍也非是銀錢買換，

它本是俺葛門祖上留傳。

我的父保江山忠心赤胆，

這口劍隨我父征戰多年。

實可恨大明朝君昏臣亂，

賣國賊吳三桂引敵入關。

我的父領人馬與賊鏖戰，

只殺得血成河尸骨堆山。

我的父苦戰了三日三晚，

人又困馬又乏外無救援。

可恨那狗奸賊開關城陷，

我的父戰死在兩軍陣前。

那清兵進城去一場大亂，

又殺人又放火又把女奸。

荒亂里全家人流離失散，

帶着劍我逃到親朋家院。

全不料那家人心地不善，

他把我出賣在烟花院前。

但不知到何時才隨心願，

除國難報父仇我心才安。

孫克威：(唱)恨只恨明朝的君昏臣亂，

奸人們賣國求榮專大權。

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狗奸党勾心斗角鬧翻天。
有道是英雄报仇十年不晚，
有一日会扫去平地狼烟。

美 娘：（上）呀，姐姐眼角怎么紅了呢？三爷，姐姐提起你还哭过好几次哩！

葛嫩娘：丫头，不要耍嘴了。

孙克威：真是淘气的丫头。

美 娘：好啦，嫌我打扰了是不是？我这就走。（欲走又止）
三爷，飯准备好了，媽媽叫我請你过去用飯哩。

葛嫩娘：（示意克威）你我一同前去吧。

美 娘：走，姐姐。喲，三爷在这我先走啦，你們赶快来吧。（下）

葛嫩娘：真乃頑皮。（同下）
孙克威

第 三 場

〔二幕外，博洛帶四清兵上。〕

博 洛：（念）領兵下江南，
威风鎮山川。

俺，大清朝貝勒，博洛是也。浙江馬士英下来降书一封，如今兵发浙江，韃儿們，大軍直取浙江去者。

（唱）帶着人馬如同风浪，

众将官似虎狼。

斬将夺关无人擋，

杀人好似宰鸡羊。

勒住馬，把令降，

人馬一拥取浙江，取浙江。

〔清兵園場。馬士英、張文、四明兵由下場門上。〕

馬士英：浙江巡撫馬士英率領本部官員迎接大帥。

博洛：巡撫衙門伺候。

〔園場，挖門。二幕開，現大堂，博洛入座。〕

馬士英：大明浙江巡撫馬士英參元帥。

張文：學生張文參元帥。

博洛：嚀！什麼大明，以後要稱大清。不准再稱元帥，要稱大貝勒。

馬士英：是，大清朝，大清朝。

張文：是，大貝勒，大貝勒。

馬士英：浙江巡撫印璽獻上。

博洛：（接印）立地回話。

張文：是。（立起）

博洛：韃兒們，咱大清不費吹灰之力得來浙江，放你等游賞三日，三日之後，再好歸隊。（清兵應下）

馬士英：敝下備有薄酒，想與大貝勒接風洗塵，可肯賞光？

博洛：如此甚好。來，移案看酒。

馬士英：（向文）快，快請你家夫人与大貝勒敬酒。

張文：（向內）請太太。

刁氏：（上）參見將軍。

博洛：（見刁）嚀，好美色，好美色呀！哈哈……馬大人，這也是獻于咱家的吧？

張文：不，不是的，這是馬大人的夫人啊。

馬士英：這……是賤內，是賤內，特來與大貝勒敬酒來的。

博洛：既是夫人到了，不必客氣，請來入座飲酒。

刁氏：（入座與博并坐）多謝大將軍賞光，小婦人榮耀非常。

来来来，請飲这杯庆功酒。

博洛：（向馬、張）你們很識时务，把城池獻給我們大清，待奏明我主之后定要封赏。从今以后，你等要施行大清的礼节，穿大清的官服。下边更衣去吧。（馬、張同下，向刁）你那丈夫归順了我們，你可高兴么？

刁氏：貝勒呀！

（唱）大貝勒象福神从天而降，
赫赫威名天下揚。
大清朝承天运皇恩浩蕩，
因此上劝丈夫早來归降。

博洛：（唱）大清朝兴兵无敌擋，
上陣去好似虎扑羊，
斬将夺关如翻掌，
明朝的江山一馬踰。
小娘子眼光多明亮，
劝你丈夫早投降。
管保你富貴荣华享，
比明朝做官还要强。

刁氏：多謝將軍提拔，小妇人敬酒三大杯。

〔馬、張穿清服从两边分上，各自整冠，大搖大摆，二人相遇。〕

馬士英：呀！原来是你，我几乎認不出來了。

張文：你也交了样啦。清朝的官服到底比明朝的闊气，你說对不对？

馬士英：（把衣服弄正了一下）不但好看，而且穿起來还威武的多哩。（進門用清朝礼节參見了博洛）